

格桑花开

赵定平



花山

4

所

版社

格桑花开

赵 定 平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了一九五九年我解放军某部在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首先粉碎了白龙滩溪卡反动活佛七寸蛇、农奴主欧才为挑拨民族关系、策动武装叛乱而制造的种种挑衅事件，解除了受欺骗和蒙蔽而参加叛乱的铁匠阿布欣的重重疑云，团结了广大群众。接着作品通过斗僧官、巧捉“活舌头”、激战野牛沟、智斗“哑巴狼”、妙方降“雪龙”、奇袭神仙洞等惊险紧张的情节，歌颂了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阶级路线和民族政策的英明伟大；表现了藏汉族军民并肩战斗的英雄事迹和深厚友谊。作品以消灭盘踞在白龙滩的反动势力，实现了民主改革而告终。

作品着重刻画了指导员高强、班长王科、通信员池小山、农奴阿布欣、小喇嘛索南罗布及旺丹等人的英雄形象。

本书采用传统章回小说写法，章节衔接紧凑，故事曲折，语言朴实，具有地方民族特色。

格 桑 花 开

赵 定 平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 1/8印张 124,000字 印数：1—26,150 1982年10月新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0 定价：0.48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猛虎连演习爬大山
七寸蛇暗中耍伎俩……………(1)
- 第 二 回 施毒计歹徒遭惨败
破圈套高强显威风……………(8)
- 第 三 回 唱反歌阿妈被毒打
滚乌云坏人动刀枪……………(19)
- 第 四 回 王班长夤夜缝靴筒
小卓玛披星探亲人……………(34)
- 第 五 回 七寸蛇造孽白龙滩
张组长勇敢战敌顽……………(43)
- 第 六 回 急行军火速解重围
追敌人发现新情况……………(52)
- 第 七 回 女门巴精心施医术
连领导政策解疑云……………(56)
- 第 八 回 斩黑风夫妻斗僧官
献红心铁匠招亲人……………(69)
- 第 九 回 诉苦会奴隶吐苦水
受教育铁匠志更坚……………(84)
- 第 十 回 翻雪山牦牛队遭险阻
顶狂风女娃子逞英雄……………(94)

第十一回	解放军包围敌巢穴 三勇士巧捉活“舌头”……………	(102)
第十二回	英雄连发出敦降书 七寸蛇逃奔野牛沟……………	(110)
第十三回	进山村积极救难民 小喇嘛顽强斗险敌……………	(116)
第十四回	翻身人决心除隐患 指导员智斗“哑巴狼”……………	(124)
第十五回	敌蠢动暗号三堆火 巧安排激战野牛沟……………	(132)
第十六回	渡沙河军民追残敌 过风口妙方降“雪龙”……………	(143)
第十七回	指战员奋勇灭大火 老巴登神话月牙山……………	(152)
第十八回	池小山英勇救嘎玛 战顽敌群众献计策……………	(158)
第十九回	众勇士奇袭神仙洞 进狼窝活捉七寸蛇……………	(165)
第二十回	庆胜利红日照高原 奏凯歌战旗永飘扬……………	(176)
重版后记	……………	(189)

第一回 猛虎连演习爬大山

七寸蛇暗中耍伎俩

话说，一九五九年春天，这时，在内地已是春暖花开，万紫千红，而在西藏高原还是冷风刺骨，寒气逼人。

白龙滩南边的牵龙山，连绵起伏，宏伟壮丽。巍峨陡峭的主峰拔地而起，直入云端。傲然挺立在峰顶上的一杆绣着“猛虎连”三个大字的红旗，迎着寒风哗啦啦地响着。红旗下，站着刚到这个地区不满一个月的解放军某部猛虎连指导员高强。他约二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头，黑红的脸膛，剑眉下，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机智勇敢的光芒。他聚精会神地眺望着山下：山脚下，那两排锥形的绿色军营，是他们连的帐篷；从帐篷向东是个圆圆的山丘，名叫蘑菇岭。岭边那条闪闪发亮的银色锁链，便是白龙河了。沿河两岸，一片片白色的和黑色物体慢慢移动，那是羊群和牦牛群。河北边那片平地就是白龙滩。滩北边横着一个马鞍形的山叫白龙山，山下那些黄条条的东西，是用土盖的房子，那些黑块块是用牦牛毛织的帐篷。一百多户贫苦农、牧民住在那里。而在白龙山腰上那些红彤彤、金灿灿地一片，就是白龙滩这个溪卡^①的领主：人称七寸蛇的活佛旺巴巴旦住的寺院了。

高强看罢，把望远镜交给了连部十七岁的通信员池小山。

池小山举起望远镜向寺院看去，只见那层层庙宇，屋脊连云，檐遮飞鸟，其中有一个金黄顶的高大瓦房，那是寺院的经堂，这经堂在寺院的最后边，也是最高层。庙宇周围是高高的红色围墙，墙外正门口竖着一根类似旗杆似的嘛呢杆，嘛呢杆上挂着许多印有经文的布块，在随风飘动。围墙两边山沟里和后边山梁上，有几个白亚葫芦似的经塔。他看罢之后，无限感慨地说：“山腰寺院金灿灿，山脚房屋破烂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富的富死，穷的穷死！完全是两个世界啊！”

一班长王科想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心情激动地说：“在内地，财主想在一条黄牛身上扒两张皮，这里领主想在一头牦牛身上榨三头牛的油！在内地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里寺院就是政教合一的衙门，权力可大着哩！寺院里不只设有水牢、蝎子洞，还有什么刀山、油锅。谁要触犯了领主的利益，他们可以任意杀人、剜眼、扒皮、割舌、刮腿、敲骨、抽筋，残忍极啦！”

卫生员万丽霞听罢，气愤地说：“那些奴隶主真比黄世仁还毒狠！”

战士牛大力已经按捺不住那心头怒火，他那铁夯式的拳头在空中一挥，大声说：“哼！这纯粹是人间地狱！非把它砸个稀巴烂不行！”

高强听罢战士们的议论，意味深长地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广大藏族人民不会甘心受奴役的。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要用力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

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同时，也要准备对付某些敌对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乱，向我袭击的指示，既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又要积极影响群众，也要随时准备回击坏分子的叛乱和对我们的袭击。”高强说到这里，手指上下，引导大家熟悉地形：“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白龙滩，这只是白龙滩溪卡的一部分。你们看：从白龙滩往西那条山沟里，住着咱们政府派的工作组。过了工作组再往西，那个灰色最高的山下，就是黑龙滩，农奴主欧才就住在那里，他是个手下有二百多娃子的百户^②头人，黑龙滩往北的那架山叫月牙山，它同黑龙滩都属白龙滩溪卡管辖范围……。”

正当高强向大家介绍之时，忽然一群老鹰在高强和战士头上飞来飞去。

池小山指着群鹰风趣地说：“嘿！咱们演习还有‘飞机’配合哩！”

高强笑了笑，诙谐地说：“要小心，这种‘飞机’可会下来抓人啊！”“咋？”

高强见大伙以好奇的眼光望着自己，索性坐下来慢条斯理地讲起来：“这里的鹰同内地的鹰不同，个头较大，常常是成群地在天空盘旋。藏族同胞把鹰做为神的象征，称为‘神鹰’。他们的风俗习惯是人死了抬到山顶上，让老鹰吃掉，叫做‘天葬’”。这时，他看了下手表又说：“现在是十一点，大家坐下休息会儿，吃点干粮喝点水。据预报两点后要刮大风，咱们得早点离开山顶。”

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半躺在背包上休息。由于爬山的疲劳，牛大力头一挨背包就地打起了鼻鼾。通信员池小山躺在

一块大石头上，望着蓝天，看着几朵飘来飘去的白云，没一刻钟的功夫，就睡着了。

这时，那群老鹰又飞来了，它们在空中盘旋一阵，越飞越低。突然，一只老鹰张开利爪，向池小山俯冲而来，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高强几乎和哨兵同时喊道：“鹰！”

说时迟，那时快，高强蹭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一个箭步向老鹰捕去，那鹰在池小山胸前抓了一把，拍打着翅膀，怪叫着匆匆飞上天空。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把全连战士惊醒了，激怒了。大家怒视着小山胸前被抓掉的两个纽扣和还在头顶盘旋不肯离去的老鹰，恨恨地说：“这老鹰，太欺负人了。”

牛大力按捺不住怒火，蓦地跳起来抓起机枪，瞄准了老鹰。高强一把把他拉住：“大力，千万不能打！”他把牛大力的枪管往下一压，看看周围的战士，语调庄重地说：“目前广大藏族同胞还把鹰当神，如果我们把它打死，就会造成藏族群众的不满，一小撮上层反动头人就会制造谣言，鼓动群众闹事。现在连长到军区学习，连里干部少，我们都要自觉地严格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大家再也不吭声了。

卧龙寺紧靠经堂东边的一间房舍里，正面北壁窝上有个大佛龕，在黄色缎帐后，露出一个金制立象大佛爷；佛象前，放着供桌，桌面上画着各种图案，放着祭神的供品，供品前是几盏昼夜点着的用人头骨做的酥油灯，供桌左边桌子上放着一堆堆经卷，已经旧的发黄。再往前有个长方形的黄

缎面的大座垫，座垫两侧按次排着两行同样的座垫，座垫中间是个尺把高的地桌。活佛旺巴巴旦会客就在这里。

九点钟，从室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是七寸蛇，一个是黑龙滩农奴主、百户头人欧才。他是今天被七寸蛇约来商量如何把解放军、工作组从溪卡里赶走的事而来的。

两个家伙刚吃过早点，进客厅后，七寸蛇盘腿坐在正中间那个座垫上，欧才坐在他右边。七寸蛇放下镶着金边的人头骨碗，就眯缝着眼，不停地用手捻着脖子前挂的佛珠，对欧才说：“大百户，到咱们溪卡的解放军和工作组，可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他们是来解放娃子^⑤的，哼！娃子一解放，咱们这号人还不象内地斗争地主似的，把我们象拔萝卜一样揪出来，到那时，咱们上马，谁趴在地上给当垫子，咱们的人骨鞭可到那儿去做，活人皮到那儿去剥，人头骨碗到那儿去找？嘻！连人骨乐器都弄不到了。到那时，我这佛不成佛，你那主也不成主啦！”七寸蛇说完倒吸了一口气。

“是啊！解放军来这儿不到一个月，溪卡里有的娃子就不大听话了，要是长期呆下去，恐怕咱们说话，连狗屁都不值啦！”欧才气得嘴唇直哆嗦，母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妈的！我和解放军、工作组誓不两立！”

“对啊！咱们同他们骑的是两匹马，过的是两架山，可要同舟共济呀！”

“说的对！你是全溪卡之主，你说咋办吧？”

七寸蛇嘿嘿一笑：“一句话，把他们从佛爷的土地上撵出

去!”

正在这时，僧官慌慌张张地从门外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佛爷，解放军又练兵爬山啦!”

七寸蛇把绿豆眼一瞪：“在哪里?”

“就在咱们南边的牵龙山上!”

“啊?都爬到我的山上来了!简直是虱子爬到菩萨头上来了，走!带上望远镜，到楼上去看看去!”

他们三人爬到寺院最高的大经堂的二楼楼上，向南望去，只见牵龙山顶一杆红旗迎风飘扬，有个哨兵手握钢枪挺身而立。一些战士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一群老鹰正在牵龙山顶盘旋，毆才高兴地说：“鹰!鹰!”

一提到鹰，七寸蛇那双紧锁着的秃蛇眉跳了一下，两眼紧盯着那群在山顶低空盘旋的鹰。突然，一只鹰扑了下去，七寸蛇高兴地简直要手舞足蹈了。

毆才边看边美滋滋地想：“要是解放军打枪多好啊!哼!我就盼着这一声枪响哩!”

可是，只见那老鹰飞下去，又飞上来，就是不见枪响。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啊，看啊，直到红旗和战士在山顶上消失后很久，才象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下得楼去，坐在那黄色的座垫上。

“看来，解放军还真他妈地执行政策，就是不放一枪。”毆才咬着牙狠狠地说。

“他执行政策，我叫他……。”七寸蛇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然后，狡黠而得意地说：“这回，看他孙悟空还能跑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毕竟七寸蛇又施出什么毒计，且听下回分解。

- ① 溪卡：有两种：一种相当内地一个区，一种就是封建庄园。
- ② 百户：原西藏奴隶主的一种称呼，根据奴隶的多少而称呼为百户头人，千户头人。
- ③ 娃子：领主对奴隶的蔑称。

第二回 施毒计歹徒遭惨败 破圈套高强显威风

话说，高强率部队走下牵龙山，刚刚回到帐篷，一排长甄云就把营部发来的文件交给了他，高强看罢说道：“西藏地方政府一些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已经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勾结帝国主义，在拉萨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防区的上层反动集团也在积极准备武装叛乱，为此，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嘱咐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第一枪，如果他们向我们挑衅，要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以必要的回击……”

甄云望着高强那沉思的面孔，激愤地说：“看来，这场激烈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坏事也会变成好事，他们敢于发动叛乱，农奴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从我们这儿看，反动活佛和奴隶主也是有活动的。是不是从今天起，在东边山口再加个观察哨？”

“对！加一个观察哨。”高强果断地说。

正坐在帐篷口上擦枪的池小山听说要往东山口派岗，连忙说：“叫俺去吧！”

高强笑了笑：“哼，你这小鬼，又抢担子挑了。不行，这里情况复杂，你刚到连队不久，经验少哩。”

“你常讲，经验是学来的，越没有经验，越需要锻炼。指导员，你就让我去吧！”池小山蘑菇上了。

“那好！爬山累了，你先睡一觉，黎明前的一班岗你来站。”

池小山笑了。

黎明前的夜，正是曙光和黑暗搏斗的时刻。因为乌云聚拢在头顶，天黑的可怕。寒风一阵比一阵紧，刮得呜呜响，这真是一个冻僵人的天气啊！

池小山站在山口旁的树丛前，用警惕的目光凝视着通向白龙滩的唯一要道——东山口。他这是第一次站岗，心里是多么兴奋啊！他仿佛觉得身后就是天安门、中南海、而自己是在为毛主席站岗，如果这样拍个照片寄给远方的爸爸、妈妈，照片后面写上“我为祖国站岗”，嘿！该有多带劲！想到这，胸中象有团火在燃烧，那还顾得寒冷呢？

忽然，从蘑菇岭方向，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孩子的哭声。他愣了一下，心里暗想：白天在牵龙山观察，这一带没有人烟啊，大黑天，那来的小孩的哭声呢？听人们说，狼叫声同小孩的哭声差不多，大概是狼叫吧？他伏下身子听了会儿，确实是孩子的哭声，而且还夹杂着皮鞭的抽打声。这声音越来越大，渐渐靠近。

“他妈的！你还跑不跑？”

“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打！打！”

又是一阵雨点般的皮鞭声，哭声也更厉害了。接着，又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金珠玛米，快救人来啊！”

“快救人来啊！快来啊！”

“我没命了！”

凄惨的呼声在这荒山野岭中回荡，是多么揪人心呀！莫不是受不了奴隶主残酷压迫的奴隶来投奔我们解放军，在蘑菇岭遇了险？不行！要赶快去打救阶级兄弟！可是，自己正在执勤站岗，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啊！可那哭声，那求救声……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定前去解救这个奴隶。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是查哨的一排长甄云来了。他赶忙说：“一排长，蘑菇岭那边有情况，我得赶紧去救人。”救人如救火，还没等一排长批准，他已跑走了。

“回来！”一排长紧着呐喊，因为是逆风，池小山没有听到。

他直奔呼救声，边跑边想：我是一个人民的战士，一定要把被奴隶主残害的奴隶救出来！他跑呀跑呀，深怕自己晚到一步，使奴隶死在皮鞭之下。当他一口气跑到蘑菇岭附近时，呼声突然没有了。这时，黑幕已经稀簿，东方现出了鱼肚白。他停住脚，看了看，满岭青石累累，连个人影也没有。这是怎么会事呢？他又四周张望着，什么动静也没有，只在那青石中央有一团毛烘烘的东西。他紧走几步，上前一看，啊！原来是一只死鹰。小山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鬼，他想起指导员讲的，要提防敌人的反革命阴谋，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正当他刚要转身向回走时，突然，听见岭后“叭！叭！叭！”连响三声鞭子。小山一惊，回头看时，有十几个头带皮扁帽，身穿缎面兰藏袍，横挎着腰刀的家伙从石头后面窜

出来，把池小山团团围住。

“解放军打死鹰了，快捉住他啊！”

“谁打死神鹰也跑不了！”

“干脆宰了他！”

这些家伙象狼一般的嚎叫着。

池小山知道这是敌人预先布置的圈套，不由地端起胸前的冲锋枪，大声喝道：“谁敢动手！”

这一声炸雷似的叫声，真把他们给镇住了，谁也不敢靠前一步。小山知道：按照党的政策，他是不能先开枪的，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连首长到来。他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突然，身后一个家伙一个箭步扑上来，把他拦腰抱住，接着另一个家伙夺过他手里的枪，这时从树丛中走出一个光着秃头顶，身穿大红缎面袈裟的家伙，恶狠狠地说：

“你打死了神鹰，罪该万死！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

几个家伙一拥而上，用牛毛编的绳子狠狠地把小山捆了起来。

池小山知道这是寺院里的僧官，怒斥道：“你不要造谣，谁打死鹰啦？”

“嘿嘿！你打死神鹰还有啥可讲的？你得给鹰抵命！”

话刚落音，只见一群藏民，个个手里拿着刀枪，喊叫着往岭上涌来。小山一看，跑在前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手持鸡蛋粗大铁棒的喇嘛。小山想：这大概就是所谓“铁棒喇嘛”，这些家伙是寺院里的打手，心毒手狠。再一看，铁棒喇嘛后边跟着一个身披黄袈裟，光头顶的瘦长僧人，这个人，小脑袋、绿豆眼、鸭子脖、水蛇腰、虾米腿，脖

子上挂着一串佛珠，右手掌在胸前竖着，半眯缝着眼，口里不停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哞！”^①。这就是人称七寸蛇的旺巴巴旦活佛。

只见他左手提着袈裟的下摆，紧走几步，跑到鹰跟前，使劲从眼里挤出了两滴眼泪，随后扯着公鹅嗓子，带着哭声说：“可怜啊！老佛爷派下来的神鹰！你怎么遭到这样的残死啊！没有神鹰，我们藏族人死后怎么升天啊！”，说罢，他偷偷地瞄了下人群，见不少人怒视着池小山，有人大声喊道：

“杀掉这个小汉人，为神鹰报仇！”

“对！以命还命！”

七寸蛇听罢，扭动蛇腰走到池小山跟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一言不发地向一旁一闪，顺手把一个青年人推到了池小山跟前。这人叫阿布欣，二十岁左右，长头发，大眼睛，穿着件破羊皮藏袍，一只胳膊袒露在外边，隆起的肌肉象是铜铸铁打的一般，他手里举着一把钢刀，象头雄狮，往前跨进一步，回头向僧官问道：“他就是打死神鹰的汉人？”

僧官点了下头。

阿布欣把刀刃往石头上一拉，缠在刀上的头发丝唰地断了，纷纷落在地上。他瞪着眼，一步一步逼近池小山，猛地左手抓住池小山的衣领，右手高举钢刀，咬牙切齿地说：“汉人啊！汉人！我要把你的头割下来为我阿爸报仇！”

池小山两眼怒视钢刀，毫不畏惧，他望着这群有的穿着破羊皮藏袍，有的穿着用羊毛织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氍毹楚巴^②的人，知道他们都是被七寸蛇欺骗来的，应当对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便大声说道：“老乡们，我们人民解放军